

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第五回

武大郎病危在床 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話說武大郎自從被潘金蓮打了一頓，心中氣血上湧，口裏吐血，

頭暈眼花，四肢無力，

心中氣血上湧，口裏吐血，頭暈眼花，四肢無力，

武大郎病危在床，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武大郎病危在床，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武大郎病危在床，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武大郎病危在床，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武大郎病危在床，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武大郎病危在床，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武大郎病危在床，潘金蓮欲害武大郎，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宋六之九

蔡挺

兄抗

蘇宋

周沆

陸訖

子師

李師中

宇文之邵

李叅

王廣淵

弟臨

許遵

熊本

宇文昌齡

子常

姜潛

陳舜俞

俞汝尚

程之邵

盧秉

父華

杜純

弟紘

韓壽

孫長卿

王光祖

苗時中

林廣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與兄抗俱登進士調虔州推官秩滿父希

言當官蜀以遠乞代行授陵州團練推官安撫王堯臣辟管勾

文字為人譎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為富弼范仲淹客頗

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從弼使遼至雄州誓書有所更易
遣挺還白得名對便殿使歸仲淹奏挺通判涇州改鄜州遷知
博州時河北多盜挺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貰
其罪使之警察由是每發輒得遣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增鉅
萬三司下其法於郡縣擢開封推官提點府界公事坐六滌河
復決漂兵夫芻糈停官數歲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兼提
舉虔州監兌抗時爲轉運使乃相與協謀課民植松夾大庾嶺
驛路以休行者又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賞罰賊黨破散宿弊
阻絕敗陝西運副進直龍圖閣知慶州上書論攻守大計時諒
祚親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
銳師守之賊果移寇柔遠壬夜斫其營夏人驚擾潰去又先布
鐵蒺藜城旁水中賊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諒祚督兵夾戰挺

伏强弩壕外矢貫其鎧遂引却環州熟羌思順爲敵鄉導挺用
計反間使諒祚疑而殺之又築馬練平爲荔原堡分屬羌以守
神宗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籍禁兵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
堂五日一訓練行伍鉦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
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三千人爲伍番參正
兵防秋與春以正月八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纈十
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并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
儲取邊民闢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爲
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耕守夏人入分諸將躡而討之
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夏人復犯諸砦挺遣張玉以
萬人往解其圍又討平慶州軍變進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卒憚
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營遂徙蕃部歲饑以

田質弓箭手挺爲官資歲息什一推爲蕃漢法又自以意製渡
河大索及兵械鎌鎗皆獲其用在渭旣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
曲有主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
愍焉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涇原訓兵之法名部將按于
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法又聞景思立戰死開天章閣訪執
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
雲中地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
元豐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敏肅 抗字子直初調
太平推官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居潛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
與游每見必正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
爲秘閣校理知蘇州民田並江湖苦風潮之患抗爲築長隄巨
崑山八千里大以爲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

久不償償。無所資抗。盡給之。番出歲進英詔。禮道遠多侵。
雜惡。至是攝官主之以十舸爲一運。歲終會其數。最凡增十五。
萬緡。英宗立。名爲三司判官。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帝嘗諭曰。
卿朕之故人。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處。以爲人後之。
誼指陳切至。涕泣被面。帝亦感。一都城大水。又推原變異。守前
說以對。大臣畏忌。白爲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不
樂。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
謁。帝見之悲慟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赴鎮釋諸羌爲質。而
老者百餘人。居數日。夢英宗名語。眷如平生。覺爲家人言。感念
歔歔。及蓋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驟得疾。卒年六十。贈禮部侍
郎。

蘇宋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杜衍。爲

大理詳斷官長於刑名民有母改嫁既死已葬其子竊棺歸附
于父有司當以發冢取財案憐其情奏而許之遷審刑院詳議
御史臺推直官數以讞議受賞出知單州提點梓益路刑獄利
路轉運文州歲市羌馬轉貨蜀物苦牙僧姦漁案議置折衝務
平值貿易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歷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
擢侍御史知雜事俄判刑部使契丹半道聞英宗晏駕不忍用
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出知
潭廣二州轉給事中知河南廷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
周沆字子真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以親老求監州稅歷江
西運判親沒歸葬改知沂州再遷江蘇轉運使繼唐盛二族暴
殺居民官軍數不利沆議須秋冬遷邑宜融三州卒并州人習
其山川技藝者徑其巢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

潭州成嶺兵率兩期至則以期爲代人便之更河東轉運民盜鑄錢不能禁乃高估錢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寇亂命安撫廣西布宣德澤遍行郡邑閔民避寇棄業不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方準革佃權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命行視李仲昌六塔河流沆議均一河也近計塞商胡度川工五百八十萬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二萬薪芻三百萬何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圖興役爾况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將魚矣不從後果如其言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契丹使賀乾元節值英宗方嗣祚令致書樞前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喪者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建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

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得其實以聞其年尚少
于南朝使者悔恨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成德俗棄親佞佛
沆按斥下僧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沆號字介夫餘杭人起進士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
及平條治其獄無冤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入判太常禮
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皆故羣盜卒廩不時
嚴泚給官大校柴元煽之幾亂詔沆往視命取始禍者自處許
以不死衆遂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錢法壞民間重小銀錢與
大鐵錢以一當三猶輕之會欲變爲當十沆言必不可行詔改
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商賈可以通行從之徙玉集英院監選
集賢修撰知桂州邑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悉未嘗往自儋徃
定後南人寢驕守常姑息詔至部使者奏願宗來儋寔如故沆

細其禮名問折伏而去遂出按部至邕州集左右江西十五
首詣麾下示以大將號令簡閱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
之因以聲振南交。交人遣使入貢名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道
除知延州入覲英宗親勞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卿延最
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喻度未審陛下欲以安之抑
將威之也帝意初欲安靜而諸將多貪功生事會諒祚寇慶州
耻以敗還聲言益發兵攻圍大順城詵奏不加折誚則國威不
立請留止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敵果大沮報言罪在邊
吏今誅之矣廷議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言未可明年神宗
立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遂
因詵謝罪願共貢職及鬼名山內附詵與運使薛向問狀詵
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朝廷世封刺史使自爲守足爲中

國之利若但以數萬衆來情僞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种謬毋
妄動以輕啓西釁乃共畫三策令募府張穆之入奏穆之陰受
向指詭言事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謬遂發兵取
綏州詵馳見帝罪謬不稟節制且請棄綏帝愈不懌罷知晉州
旣而謬抵罪向與穆之皆貶乃起銑知真定府改龍圖閣學士
知茂州言言出詵言川陝刀耕火種民常不足脫歲儉不能
償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詒獨置成都府一路詵尋卒年
五十九子師閔以任授官初辟李穆成都路茶場幹當公事
轉提舉本路常平不三年遂居穆職衍茶額至百萬進都大提
舉成都永興路榷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威權震灼
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禍被秦蜀又欲延荆楚
兩河賴上不許元祐初蘇轍論其六害過於市易中丞劉摯奏

遣黃廉訪察奏至如轍所陳貶主管東嶽廟久之起知蘄州紹
聖初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卽遣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領秦蜀
茶事一切如初曾布用其奏券馬事請令蕃漢商人持馬受券
於熙秦兩路印驗而請直于太僕明年會綱馬之籍死者什二
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之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
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議進築多被爵賞師閔獨無預快
快不懌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師閔承命踴躍集兵四萬以
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敕令聽傳節制築淺井與乂
囉皆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于顛耳關未至復卻秦鳳之師再
出再返勞而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
部侍郎坐秦州詐增首功事落職知鄆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
軍延安府卒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緯涇原都監夏人犯鎮戎緯帥兵出戰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緯坐責降師中年十五詣宰相辯父無罪由是知名第進士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恐妨農時輒遣歸令農隙自詣租稅皆先期而集或負官茶寬與之期許鄉置一價日投所負一錢以上比終歲逋者盡足邊粟過縣有返者多賤售兼并家師中獨令願輸者聽數日得萬斛皆出鄉亭見戎人雜耕言之經畧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絕塞籍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敕政縣權主管經畧司文字提點廣西州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室鑿而通之邕管地險阻無所事騎有馬軍五百遇夏多死特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鈐投無法體在胥吏師中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交趾叛邕州蕭注官州叢始正邀勅生事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不用朝廷兵食輒

曰脫有敗衄誰當其咎議始罷會稽人申紹泰入追亡者雲巡
檢宋士堯注張皇駭奏仁宗爲之肝食師中疏劾注罪言無足
憂注得貶卽命師中攝帥事交趾耀兵聲言將入寇爲草六榜
揭境上披露其情遂不敢動已而紹泰懼亦委巢穴遁去儂智
高子宗旦尚保大峒前將多規討幸賞師中移檄諭以禍福因
率其族帳并地來降邊人化其德畫像立祠事之不敢名還知
濟兗二州濟水堙塞訪其故道自兗城西南鑿之遷直史館知
鳳翔府西夏駐兵綏銀檄諸路出兵牽制師中論其害兵獨不
出旣而果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
命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其爲帥持重總大體飭善守者列塞
上而使善戰者居中令曰卽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
襲之約束旣熟常以取勝坐與王韶議築渭涇上下兩城撫納

洮河諸郡不合削職連知舒洪登齊四州起復待制知瀛州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呂惠卿誣爲閤上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負氣節好議論尤善知人方王安石知鄞縣時或言包拯爲叅政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其言方信師中每見上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喜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其氣未嘗少衰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登進士爲文州山水令縣地狹人貧耕者亡幾運使以輕縑特高其價使鬻於民之邵言方歲饑儉羌人數入安可復困之以求利神宗卽位求言乃上疏曰

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諛諛姦
佞之人。屏伏未動。正當念列聖之功德。嘉與海內休養。前者赦
令蠲除一切逋負。而有司操之益急。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願
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使除民瘼。又言京師者
諸夏之視儆。俗宜敦厚尚儉。戒浮薄侈靡。公卿大夫民之表帥。
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然後監番聚蹶。橋之失。以
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淹滯。遠夸
毗。來忠讜。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
喟然嘆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年未四十。自強于
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居十五年而終。范鎮
稱其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吾三十一歲而先吾掛冠。屬
念塵嬰。未嘗不慊然也。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鎗銖。

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郤見之。其爲人推尚如此。

李叅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遷知荆門。軍歲以冬伐竹木於荆南。造舟令牙校預度其費。餘募商人市之。均得其利。而無害。歷知興元。淮南爲京西運副。陝西運使部多戎兵。苦食少。叅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載。廩有羨糧。熙寧之法。端肇於此。朝廷患邊費益廣。叅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權貨錢千萬。英宗時有疾。改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歷河北河東都轉運使。擢知荆南。復爲三司使。叅政孫昌言其承風刻剝。天下之民改羣牧使王安石置局經度國計。廢黜不任事者。叅以附安石。加集賢學士。知瀛州。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叅始再轉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